

刘兴诗：幻想，从深沉的现实起飞

康春华



1956年,刘兴诗在北大

刘兴诗的科普读物、科幻小说和童话作品显示着一位地质学家广博的知识面、优美生动的文笔和立足于扎实细致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盎然生动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位已创作出数百万字科普科幻作品的老人接受采访时说,“九十不努力,百岁徒伤悲。步入望九之年了,时间已不容许我再浪费光阴。”面对即将到来的鲐背之年,他仍给自己许下新的目标:朝“动物小说”、“探险小说”和“文学童话”三座大山迈进。

“是时代造就了我,而不是别的什么”

1931年5月8日,刘兴诗出生在武汉汉口,幼年时代在南京生活。在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童话《抗战难童流浪记》中,开篇就是“我”与家人亲历“南京大撤退”到达重庆的场景,上世纪40年代,刘兴诗在战乱之中的重庆完成了中学教育。

刘兴诗文思飞扬的热血性格在少年时代就已显现:幼年逃难时不会忘记带《木偶家庭旅行记》《小老鼠历险记》《颠颠倒倒》等心爱的童书,中学时代用宋词提交初中课堂作业、积极参加学生反战示威运动等。1950年,刘兴诗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刘兴诗称这并不仅仅基于个人兴趣,更是这一代人的主动选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祖国建设首先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这样的工作我们不干谁干?”1952年院系调整中,他随之转入燕园北大的地质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不久,在北大清华支援兄弟院校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刘兴诗响应号召回到南方,先后在武汉、成都等地任教。在地质考察和科学研究一线,刘兴诗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力量。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选择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时时刻刻考虑国家的需要。”诚如是。当年的同学大多慷慨从军,走上烽火战场,投身于社会激流之中度过此生,刘兴诗总结此生,认为“我感念自己出生在充满战争苦难但又饱含自由开放气息的30年代,而使我走上自然地理研究与科普科幻创作道路的,是时代,是环境,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的身上不仅有时代赋予的民族感情与爱国情怀,也有着鲜明的五四精神与自由思想,这同样是时代的烙印。父亲刘静是中国第一代兵工专家、五叔刘丹梧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地质学家,但从小思维活跃、酷爱写作的刘兴诗,不仅在高考中因突出的文科成绩被北大录取,在大学时代也不忘师承向朱光潜教授请教作文方法、与西语系主任冯至讨教十四行诗的问题。回忆红楼往事,刘兴诗说,“在北大,我见过真正的大师,他们具



刘兴诗与他的作品,2019年摄

有广博的知识面、深厚的家国情怀、浓厚的读书传统,而在待人处世,依然谦逊,平易近人。”正是他们的熏陶,让刘兴诗在地质学研究以外,一生都未放下手中的笔杆子。

最好的科普是“研究”得来的原创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理知识》征稿,刘兴诗由此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在业已出版的393本书中,科普作品有229本,其中不仅有《中国地理》《世界大百科全书》《中国上下五千年》等新中国科普经典之作,也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的海洋》等人文科普读物。刘兴诗的科普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2011年《讲给孩子的中国大历史》系列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总之,他的科普作品涉猎广泛、种类丰富,反映出这位地质学家对自然、地理、科学和人文历史等诸多领域的浓厚兴趣。

刘兴诗在北大期间系统学习了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动植物和土壤学知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专业基础。在70余年的野外考察生涯里,他的足迹踏遍沙漠、戈壁、洞穴、岩溶、火山,也走过全球范围内冰川、海岸、森林、草原、河流、沼泽等多种复杂的自然环境。“走进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天地,自己真正经历生活,写下来,就是最好的故事,所以我崇尚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的写法。”他说。

野外地质地貌和动植物考察的经历,一方面养成其对于科学研究的实证态度和严谨精神,同时也激发着与科学有关的想象力——“我的灵感来自于各种自然环境,加上科学解释,也许再加上自己在野外的素描画。”在众多科普题材之中,刘兴诗偏爱海洋题材和动物小说,“一生都在户外跟野生动物打交道,我写的大部分动物小说都是有切身经历的,比如《蛇宝》是当时在热带地区野外考察时碰到眼镜蛇的启发,《最后的北极熊》则是在北冰洋考察期间与北极熊打交道而写下的作品”。

“主题可以幻想,但细节必须真实。”“科普工作首先需要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假、半点虚夸。”“可以有幻想的窗户,却不能幻想到底。”这些都是刘兴诗在公共场合中

多次重申的观点,这也可以视作其科普创作观的核心论点。刘兴诗认为,科普创作首先需要坚实的科学知识,最好是作者自己所从事的、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领域——最好的科普作品是“研究”出来的原创作品。同时,在平衡科学性、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基础上,科普创作要观照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孩子的阅读理解水平。其次,写出或清晰平实、或优美生动的文字,既能够驾驭科学,又能驾驭文学,甚至蕴含哲学思想,就达到了科普作品“美”的境界。“好的科普作品是催人上进的,是热爱科学和大自然的,是含有浓烈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刘兴诗说。

“美的童话”是刘兴诗提出的童话观,他认为长期以来,科普作品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居多,少了“美育”这个重要维度——“人类下笔描述的对象,本身就很美,照实写出来,怎么就不美呢?”所以,将“真善美”的创作原则灌注其中,将真的情感和知识,美的意境和语言,善的性灵和追求统一于作品之中,才可能为中国儿童提供优质的阅读作品。

“我是科幻的雇佣兵”

如今89岁高龄的刘兴诗,不仅亲历了中国科普事业的阶段性发展,也是新中国科幻风雨70年征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与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同仁一道,让带有中国色彩的科幻文学发展与壮大,一道奠定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基础,见证了新中国科幻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而特殊的时代遭际所赋予的珍贵人生经历,让刘兴诗对中国科幻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清醒的认知。

新中国科幻的诞生与时代紧密相连。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刘兴诗与一批科学家“下海”从事少儿科普和科幻创作事业。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1954年)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标志着新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的到来。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艺》编辑的邀请下,刘兴诗发表了科幻处女作《地下水电站》。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刘兴诗的创作井喷期,他写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死城的传说》《陨落的生命微尘》等诸多科幻小说。

《美洲来的哥伦布》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重科学流派代表作,讲述了在英格兰北部一个湖泊的泥炭层中,发现8只独木舟——“大小和样式与美洲的没什么不同。”刘兴诗对“当时是否有美洲独木舟顺着墨西哥湾流漂到了英格兰”产生怀疑,这是写作这篇科幻小说的灵感来源。前期资料准备和考察花了约20年,在确证科学原理后,最终写作只花了十余天。“这篇小说的末尾,完全可以附上参考文献,所有场景都真实可靠。”刘兴诗说。

刘兴诗谈到,“那个时代,我们每一篇科幻小说的创作,都源自于实实在在的科学与问

题。我在广西考察时看到由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下水瀑布,就突发奇想,思考能否用这些水动力资源发电,就写了《地下水电站》。”《北方的云》也源于他在浑善达克沙漠考察时,发现西北风将沙尘吹向北京造成沙尘天气,就假想能否有一个天气管理局改造天气;《乡村医生》诞生于在山区考察时发现基层缺医少药的现状,幻想有片“科幻药”来解决;《蓝色列车》是聚焦于铁路运输压力,而幻想出在天津与北京之间开凿海底隧道通车而行。诸如此类,从具体情境的现实与诉求出发,刘兴诗完成了他大部分的科幻代表作品,也正因如此,他的科幻作品及科幻观念,都带着中国科幻初始时代重“功能性”与“问题意识”的深深烙印。刘兴诗坚信“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幻想从现实起飞”,要求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切实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展开幻想,折射现实生活,避免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兴诗在青藏高原二郎山进行地质普查

“我是科幻的雇佣兵”,“与科幻的缘分到此为止”等言论,让越发欣欣向荣的中国科幻界看来,有些“刺儿头”,不可理解。刘兴诗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科幻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要警惕“幻而不科”的情况。“幻而不科”指的是缺乏严肃科学态度、社会意义。“胡编乱造个故事,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贴个标签。这种创作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能被当成是科幻的主流。”刘兴诗说。

2019年国产电影《流浪地球》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刘兴诗对此有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中国科幻不是凭空产生的,《流浪地球》当然很好,但所谓“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肯定当下科幻电影的发展,不能无视、甚至否定前代人为之作出的贡献与努力。”他列举1980年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当时风靡全国的科幻电影,是后来一代科幻人的启蒙之作;他自己编剧的《我的朋友小海豚》(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美术片,获得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从侧面印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儿童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刘兴诗说。

科幻作家韩松的长篇小说《医院》,不仅有着独一无二、无法模仿的个人风格,同时也如墓碑一般封存着我们的社会记忆。中国人最忌的不是横死,而是重疾。所谓的“讳疾忌医”,在病人看来,是毫不带贬义色彩的。因此可以说,《医院》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手术。韩松用他荒诞不经的笔法,把这些我们极力避免回想起来的记忆召唤到手术台上,然后耐心地一刀一刀剖开给我们欣赏。至于医院究竟是什么?这或许并不是韩松试图回答的问题。

提及“鬼魅”,不仅仅是因为“医院三部曲”中包括的《中邪》及《亡灵》二篇,这个命题沿袭了飞灰发表于2013年的《韩松与“鬼魅中国”》一文思路。该文对韩松的作品评论有一锤定音的性质,同时也成为韩松多部作品的序言。有所不同的是,飞灰在韩松的《宇宙墓碑》《地铁》等作品中发现了“鬼”,而《医院》则更进一步,在“鬼”之上触及了另一个隐含的母题——“病”。

“病”一直是贯穿中国文学的一条暗线。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刻画的迫害妄想症更重,东海觉我(徐念慈)发表于1905年的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中,分明提到一桩月球上的奇闻轶事:主人公神游月球,在上面见到一名古怪老者:此公以西医手法将人的脑壳打开,取出陈旧脑浆,注入新“脑汁”,人由此而重获新生,变成优秀的“新人”。这里固然有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赛先生”的迷信以及对“救亡”与“启蒙”主题的天真想象,但它也藉由将旧人比作病人,而开出了一个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萦绕不止的重要母题——从科霍元甲、陈真、叶问传奇的反复书写,到对许海峰、李宁等当代体育健儿的颂扬,都是在以强硬的态度回应这一母题。

整个《医院》这部小说就是在《新法螺先生谭》的这一桥段中生发开来的。但不同的是,对“救亡保种”主题的刻画,在韩松这里,已经被荒诞的笔法悉数消解。《医院》的主人公是一个平凡的小职员杨伟,此君颇有些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杨伟在出差时因为喝了酒店的矿泉水而腹痛,不得不去C市医院就医,其噩梦也就由此开始。随着诊疗的层层推进,杨伟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假的,整个世界是假的,就连所有人都是假的——第二部《驱魔》中出场的病人(瘰疬、疥瘵、疣疔等)则分明已经不再是启蒙语境下大写的人了。主人公杨伟被迫服从医生的判决,以病人的身份在医院里屈辱地活下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白黛、朱淋、夏雨等尚且有清晰的行动目标,而杨伟的全部行动都是在外力干预之下的亦步亦趋。

这个糊涂而窝囊的主人公是韩松笔下的病人之王。小说表面的结构意在指出:正常人一旦进入医院,无论如何都得成为病人;而杨伟的形象则隐含着另一层寓意——病人就是病人,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别处都一样。当韩松在写一个苹果的时候,要去怀疑这颗苹果是不是长在一棵食人树上——这种追问是破解韩松作品的符码。

如同《狂人日记》和《新法螺先生谭》并非在做病理学科普,《医院》意图要写的当然也不是医院。韩松试图叩问的是,对“病人”的书写何以在当下依旧充满着诱惑力?为什么在中国人均寿命已经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几十岁、中国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屡屡摘金的时代,中国文学谱系中的病人形象却依旧在不断变形,竟至于常读常新?

将这种追问推进到极致,我们便会发现:在韩松作品的文本深处,总有一个与其反其道而行之的潜文本。在“医院三部曲”中,它直接地表现为叙事元素的混乱拼贴:场景由市医院到“医院市”进而到“医院宇宙”,地点由C市到大海再到宇宙空间,发生的年代则由当下到未来再反转至过去,洛克菲勒、纳粹帝国乃至佛门子弟轮番登场。虚构与现实的层层翻转之下,试图理清历史的真相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真有人试着给这三部曲勾勒一幅清晰的来龙去脉图,实在是与缘木求鱼无异。

但与看上去相反,韩松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如不说,他像个兢兢业业的通灵师,将曾经被启蒙话语驱逐殆尽的幽灵鬼魅虔诚地召唤回来,并让其附身在科幻小说这一载体上,然后以晦涩的姿态说出理性话语所无法表达的预言。杨伟无法洞察自己所处时代的真相,折射出的是因执拗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问题。如果病人甚至无法看清医院的全貌,又如何确定自己该待在哪一个病房?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人又该如何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病人要配合医生的诊断,那么病人是否有权评判自己的病情?人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但谁又能说清该吸取什么教训?对于这些问题,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如章北海或许会以强硬的态度给出一个答案,因为他们活动的舞台是冰冷而坚硬的宇宙;而韩松笔下的病人则只能把问题越搅越混,因为他们始终处于鬼魅医院的包围之中。

有一类科幻小说,譬如阿西莫夫和克拉克的作品,总会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但韩松的作品并不在此列。阅读《医院》三部曲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羞辱感和挫败感。你可以不认同《医院》,但你仍旧无法否认韩松作品的价值,他的这种写作并不是在寻求认同,恰恰相反,它要引起你的质疑与不安,然后让你一步步坠入陷阱。

借用飞灰的评价做总结:“我们不应该以‘主流’的标准和经验,到韩松作品里去发现和确认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事物,去论证它和经典的差距,而恰恰应该注意那些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东西,由欧美、日本、前苏联所奠定的科幻范式与命运,如何在韩松笔下被借用、改造、延伸,以便探讨中国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对于如何评价一本科幻小说的优劣,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定论;而韩松的写作让我确信,最好的科幻一定包含着对现实的指涉,甚至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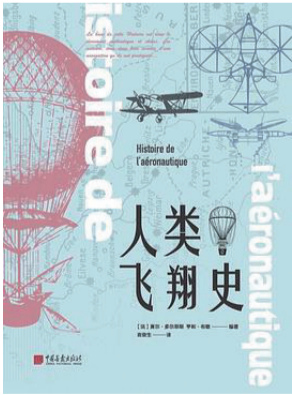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吴岩等,《科学幻想——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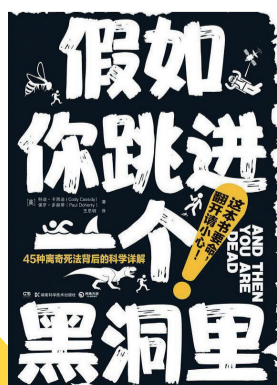
该丛书由南科大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牵头编写,是目前国内第一套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的科幻教材,该丛书分为初阶、中阶和高阶,初阶注重激发与培养学生想象力,中阶注重引导学生建立科学认知方式,高阶从辩证思维角度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目前已出版前两册。同时该丛书配有作为科幻文学创作“范例”的《未来是怎样的》,展示世界科幻名家创作技巧与科幻理念,该丛书还包括教师用书《科幻应该这样教》,以引导教师加强科幻教育。

【法】夏尔·多尔菲斯、亨利·布歇,《人类飞翔史》,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3月



本书从古代关于飞行的传说讲起,介绍了人类航空史上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无动力飞行器阶段、有动力飞行器的试验阶段、活塞式发动机及装备此类发动机的飞行器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阶段、大范围使用航空器的早期阶段。书中大部分文献收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时书中收集了近1700幅飞行器的设计图纸、机型结构照片、飞行路线图及人类航空史上重要人物的照片等,这些图片来自当时的书报杂志、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及私人藏品,其中有些甚至是当时空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美】科迪·卡西迪、保罗·多赫蒂,《假如你跳进一个黑洞里》,王思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



本书从书名、内文到注释都显示出了科普图书的趣味性,它用有趣的情境假设、实际的科学依据来多个角度剖析致命情境的前因后果,除了目睹五花八门的死法,也能学到千奇百怪的冷知识,更可获取宝贵的求生法则。比如踩到香蕉皮会怎样?飞机飞到一半窗户掉了会怎样?在桶中从尼加拉瀑布滚下来会怎样?电梯如果从高楼往下坠,坠地瞬间跳起来有用吗?本书透过严谨的研究精神佐以诙谐幽默的笔调,为读者详述这些冒险举动会有的后果,提供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基础医学等众多科学领域中让人惊叹的常识。

【美】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的怪奇物语》,曹明伦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3月



今年是美国小说家、诗人埃德加·爱伦·坡逝世170周年,他被视为推理小说的创造者,科幻小说的共同催生者,克苏鲁神话体系的源头。本书从爱伦·坡一生创作的60余篇小说中选出32篇作品,包括《红死病的假面舞会》《陷坑与钟摆》《莫格街凶杀案》《猫》《钟摆魔影》《被窃之信》《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等经典篇目,每一篇小说配有简短导读,以便读者了解爱伦·坡创作时的作家心态,同时配有150余张来自《美国博物馆杂志》等作家生前投稿的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插画,书籍厚度达780页。